

古韵悠悠七星桥

□ 庞善强

从七星桥西端不疾不徐走到桥的东端是328步，从七星桥东端不紧不慢回到桥的西端还是328步。这里所谓的不疾不徐或不紧不慢，我们乡下称之为“溜达”，就是随心所欲散漫地出去走几步。此时，最难得的是去释放一下自己，目光所及任意游弋，可以有所思，也可无所思，即便是心窝里猝然撺掇出那么点盼想，大抵也不是那么迫切。

七星桥位于平城区御河生态公园，它静静地横跨御河两岸，连接起两岸的葱茏与美好。桥上七个以木板组成的六边形层层环绕石阶、灯带、围栏，从空中俯瞰宛若七朵盛开的睡莲，又恰似天空的北斗七星熠熠生辉；其桥身六曲回旋玲珑生姿，颇具江南园林桥之韵味。七星桥临水九尺，水面开阔而清澈，很适合游人在此畅怀抒情，亦适合邀约三五好友在此留住美好的光阴，更合适踱着步去想些远远近近的心事。而我喜欢独自一人或走或站流连其间，去凭吊落花流水、风霜雨雪中的每一个细节，或是去试图打捞1600年前，鲜卑拓跋人的战骑如何顺着这条曾经丰腴肥美的河流一路南下，又是如何将一条如浑水蜕变成了“御河”，然后再用了长达一个世纪

的时间，将北魏都城百万人脚下的这片黄土地，浇灌出最美的翠羽流苏。每次踏上七星桥，我会无端地染上这种情结，似乎眼前的这座桥已经跨越了千年，千年之前它便像璀璨的北斗七星架于涛涛的如浑水之上，七星明亮，如浑水波澜壮阔更为明亮。置身此桥，不由得人会把心思无端地由近拉远，“凭阑半日独无言，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。”尽管这苍茫古塞之都容不得竹影俏丽、竹声呢喃，但无妨一岸的丝柳袅娜纷披，摇曳如诗。这妖娆多姿浪漫的诗，足可以牵得住武周山一响千年不倦不疲绵绵无尽的钟声。只要心里足够静，便能听得这钟声迢迢而来落在七星桥上，然后横穿一个霏霏无眠的雨季；只要心里足够诚，便能看到这钟声伴着洋洋洒洒舞蹈的雪花，然后营造出七星桥杳渺千古素雅无瑕的圣洁。往往这个时候，那七星桥上会兀自多出一柄凭栏而望的油纸伞，油纸伞下是一位长袖善舞衣裾飘飘的俏丽少女。雨雪中的七星桥，很适合生长一段两段或大或小的故事。譬如，昭君翩翩而来，对天弹奏一首《出塞曲》；再譬如，木兰卸甲归去，回望北上唱一曲《敕勒歌》。当然，七星桥上也会生长当下芸芸众生的故事，

更会生长未来。

七星桥曜如北斗，属于不同时代的每一个人，也属于不同季节的每一寸光阴。无论你怀着怎样的情愫，只要敞开心扉踏上这座桥，必定会就此生长出一段美好。倘若是清晨，七星桥远远近近的河面会泊着一层静谧的蓝，那是大同天空特有的一种蓝，蓝得明澈蓝得深邃；待那层蓝由深渐渐变浅，一轮红日便慢慢悬在了东边高大的楼宇缝隙，那条逼窄的缝因了这层密不透风的红瞬间被点燃起来，同时被点燃的包括所有逼窄的心情。倘若是中午，阳光灼灼直洒河面，沿御河望去，七星桥仿佛浮建在粼粼闪动的银光中，俨然是这河面的点睛神笔。拾步桥上，水动桥移，游鱼往来戏逐。站在七星桥上远观，两岸翠柳酴醾桑梓翳密。若适逢阳春时，微风过处，紫花繁纷，藤蔓摇曳，自然意趣，变幻无穷。七星桥最美的时刻当属晚上，每每华灯绽放，七星桥上七莲争艳七星竞秀，流光溢彩靓丽夺目。一桥凌水，牵动全园之景，妙曼生辉，意境尽在其中，可谓人在桥上走，景在水中游，情与景互动，景与人交融。七星桥之妙非在一日三时，其春有春的芬芳，夏有夏的浪漫，秋有秋的瑰华，冬有冬的圣洁。

我则更喜欢雨中去七星桥散步，一个人或徜徉或伫立在桥上，去感受时空混沌中物是人非的境遇。此时的天地是灰蒙蒙的，包括曾经赤热的红、醒目的黄、滴翠的绿，一切都是灰蒙蒙的。噼噼啪啪的雨落在桥面，桥上便多出了密密匝匝晶莹剔透的珍珠，珍珠由小及大滚来滚去，便滚成了一汪一汪由缓到急的水流，水流再顺着排水管道流进河里。而河面上是被雨滴敲打出了无数个大大小小飘飘荡荡的水泡，那水泡破了再起，起了再破，似破非破，似灭非灭，一直在演绎无数个从希望到失望、再从失望到希望没有结局的故事。但是这河水看不出有任何的遗憾与惆怅，一如河上的七星桥，依旧自由地伸展着自己的张力，淡淡地看待眼前的混沌，以及混沌中有意无意的落花流水草长莺飞。

七星桥，多美的名字，多好的寓意。



谈古论今说大同

曹家窑的冬天

□ 高进宝

天是高的，地是阔的，有山有沟，有土有石，虽然只是一个小村庄，尽管在地图上都找不到，但在我的少年时代里，云冈区曹家窑令人着迷，让人不舍，使人依赖。

不必说春天的草绿花开，不必说夏天的蝶舞蝉鸣，不必说秋天的鸦飞兔跳，只一个冬天的风硬天冷便数说不尽。就拿风来说，它像脱僵的野马，横冲直撞，肆意奔突，所到之处，飞沙走石。若是迎面赶上，你都喘不过气，唯一的办法是背身。天冷得够呛，极冷极冷时，地都冻裂了缝。看那房檐下的冰锥，一大半冬日都有，看那矮矮的玻璃窗，每天早起都是雪白，还有堂屋里的水缸，一变天就搭上了冰碴子。可即便这般冷峻，这样肃杀，依然困不住孩子们。只要天没黑，只要肚不饿，就不会回家，他们的热情呀，犹如一团火，燃也燃不尽。什么冰天雪地，什么寒风凛冽，统统不算事儿。至今犹记，为了滑冰车，孩子们会去很远的沟里；为了砸元宝，会把帽子丢掉；为了玩打钢，会积攒老多石头；为了打雪仗，会把棉鞋弄透湿。反正，冷奈何不了孩子们，奈何不了一颗颗童心，大家的兴致如同胸中的一团火，似乎永不熄灭。



下雪的山里很静，灰蒙蒙的天地间，除了一座冒烟的村庄，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。雪似乎把所有的声音盖住了，不光野物的声音，就连院子里的鸡狗都沉默了，乖乖地呆在窝里愣着神。我最喜在雪地里跑，在雪野里叫，那是我的天地，用不着顾忌啥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就算累了跪在雪里也无所谓，仿佛世界是我的。当大雪下个不停，当天色越来越暗，脑子里就会想到火，想到灶，想到炕，想到热稀粥，想到炒莜面，想到腌萝卜，那是一顿妥帖的晚餐，那晚餐里有说有笑有温度，那晚餐把窗外的雪天衬托得格外清寒。

曹家窑的寒夜是冷彻的，连天上的星星似乎都被冻住了，不再一闪一闪。那隐在暗黑里的小村庄，除了一两声狗吠，便声息皆无。在这个寂静的夜里，尤其会体会到热炕和被窝里的暖，尤其不想探出身子往暗夜里张望。闭上眼睛，耳边会响起冷风的呼啸声、门扇的抖动声、窗框的起伏声，这声音来回穿插，不觉将你带入梦境。可偏偏熟睡中，风箱边响起老鼠的啃木声，你下意识地望向猫道，可是猫还没有回来。在这风雪之夜里，猫又在外边做什么呢？想着想着，又沦陷在温暖中沉沉睡去。

随手拍大同



桑干河的寂冬

瑛儿 摄

